



A dense forest scene with bare trees and a bright sun in the backgro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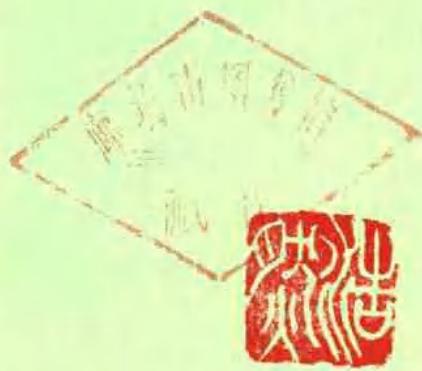
# 浩然选集

五



# 浩然选集 5

百花文艺出版社



0043349

[津]新登字(90)002号

浩然选集(五)

浩然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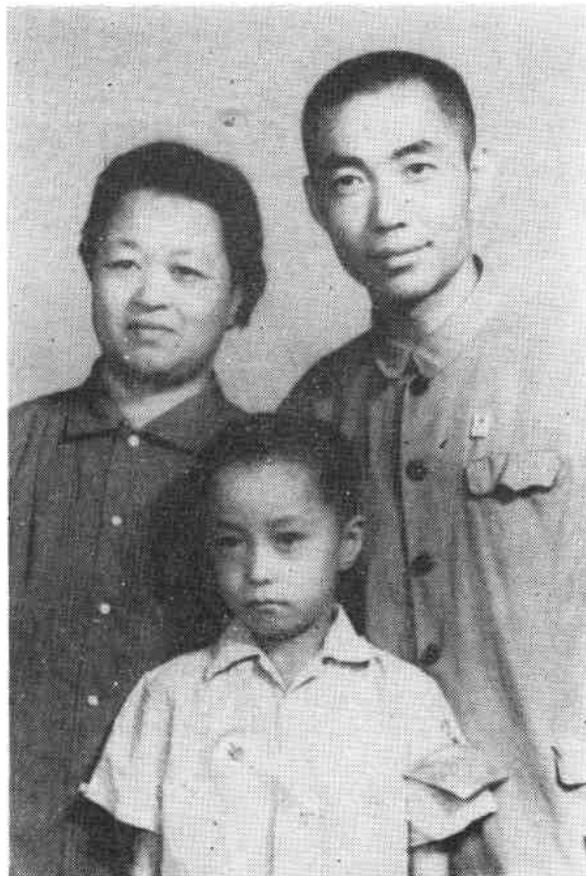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 1/2 插页4 字数458,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7-5306-0741-3/I·656 定价：(平)12.70元  
(精)16.70元



一九七〇年摄于北京



一九九一年摄于祖籍宝坻县单家庄

# 河北省三河星文学艺术联合会

小时候，母亲的一句教诲  
刻印在我心上——她说：人活  
着要有正气和恶气，若不成就  
等于白生一批。

我记住了母亲的话，下决心  
要做有正气、明恶气的人，在世界  
上干出一番事业。因了这个念头，  
我经常做起美妙的梦。我做过  
当画家的梦，好梦没做成。我  
做过当个富足的庄稼人的梦，

作者 于 迹

# 目 录

## 第八卷 中篇小说

细雨濛濛	3
赵百万的人生片断	59
花痴子秘史	147
山 豆	205
笑 话	259

## 第九卷 短篇小说

蓝背心	315
这里的田野绿油油	333
倔丫头琴琴	346
雪白雪白的月光下	356
他的决心	364
新 婚	368
往返小调	386
夜 景	392

俊 姐 ..... 397

### 第十卷 散文、特写

我是农民的子孙	411
仁堂不该死	433
我常常想起她	436
我爱邮票	441
古老而又年轻的桦树	444
爱和农魂	451
不熄的光	458
热水镇人物风情	463
留下来的三个	486
象我就是好孩子	498
摇篮曲	514
要做一条硬汉子	523
怀念萧也牧	531
不忘“百花”情	540
《河北日报》，我的渡船	544
我和萧永顺	556

### 第十一卷 儿童故事

一条腿的人	577
桥	580
我们都赢了	5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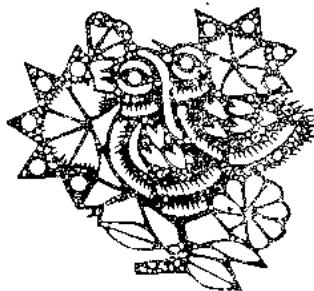
不红的山里红	588
照片上的欢笑	594
红蜡笔	598
满满一盒纽扣	602
山山惹了什么祸	606
小虫子、怪玩具和大海	610
小姐妹，老姐妹	616
天边一片火烧云	621
夜来香	631
冰管子	637
一路平安	642
受了冤屈的和平	646

---

# 第八卷

## 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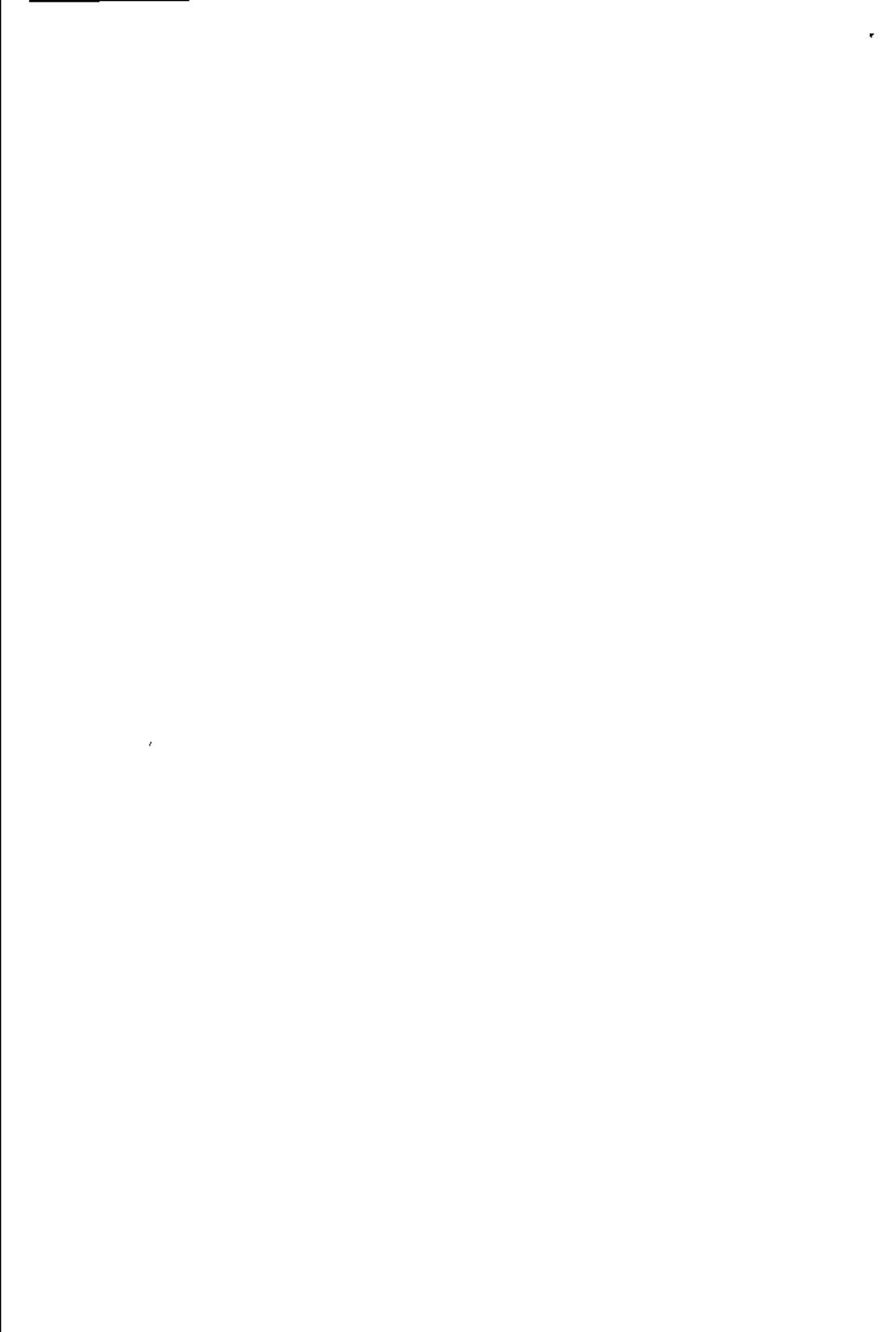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细 雨 濛 濛



她预感到要遭难。

她撇开两条腿不顾命地奔跑。

她想找一棵树，或是一堵墙躲避躲避，终于绝望地把视线从极远处缩回脚边。

她什么都没有找见，不可能找见什么：这儿是前不着村、后不着镇的荒郊旷野！

黑压压的云彩飞。黄澄澄的狂风刮。紧接着呼隆呼隆地打雷；刷啦刷啦地扯闪；叭嗒叭嗒地往土路面上，往路两旁半身高的青庄稼叶子上摔雨点子……

不懂事儿的孩子受了这紧张气氛的惊吓，扯开嗓门儿哭叫，伸胳膊蹬腿地挣扎……

实在焦心哪！实在瘆人哪！她万般无奈地跳进一条沟下边，扑到一个小土坎儿跟前。她紧紧地搂住孩子，蹲下身，用自己的后背挡风，用自己的胸膛遮雨；用自己那已经变得惨白惨白的嘴唇，贴在孩子的脸上……

不幸中的万幸！所遭受的灾难的程度和时间，并没有她开始估计的那么严重和持久。地摇天动的折腾，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很快就渐渐削减：风熄了，闪灭了，云薄了，抽鞭子一

样粗暴的大雨，演化成牛毛飞舞般的细雨。心肝宝贝儿孩子呢，依偎在她那温暖的怀里，甜甜地睡着了。就如同在家里那五间青砖灰瓦、玻璃窗户的热炕头上，睡得这般安静而沉稳，泪痕未干的苹果脸，泛起甜笑的模样。

危机实际上已经逝去，她仿佛反倒越发为难了，两眼凝视着孩子的脸孔，心里反复掂量，却拿不定主意：是赶路呢，还是再停一停？是往回返呢，还是接着茬儿往前走？

“先下牛毛没大雨，后下牛毛不晴天”。这句从老辈子流传下来的农谚，是挺有准儿的，不可不信。赶路吧，孩子要挨浇；雨点儿虽然细小，也怕淋得太久，身上一湿着了凉，会发烧闹病的。接续着蹲在土沟子里吧，等到天黑以后，雨仍不停息的话，倘若遇上个坏人，碰到个豺狼或豹子可怎么得了？即便下个决断动身行走，也同样地让人犯难：前边，距离娘家橡树坡有十几里路，后面，距离婆家双桥镇也有十几里路，向前行，或者后退，全都一般远近，都得受同样的苦罪，都不容易做到。

唉，谁能够在这样的紧要时刻里，给她参谋参谋，拿拿主意呢？

## 二

在轻轻喷洒着的濛濛细雨里，她权衡利弊、左右为难，不免有些后悔。她烦躁不安，甚至于自怨自恨。

她万万不该打发丈夫转回去。丈夫虽然说有点粗心大意，有点儿不太知道心疼人，但是，假如她有意地提醒一下，让丈

夫多送一段路程，丈夫还是能够照她的要求做的。

刚才，顶多也就过去一个半小时，丈夫抱着孩子，陪着她，离开家门，走出镇口，小心翼翼地跨过小河上的木板桥，拐了个胳膊肘子弯儿，走上这条大车道。

大车道，也就是公路，是去年加宽加高修起来的，铺了砂石，还没有浇沥青油，更没有通达公共汽车。南面平原的人到北面山里边去，北面山里的人到南面平原上来，依旧按照二三十年间的老样子：或蹬自行车，或骑毛驴；而最为常见的是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往前量。

她是爹妈五个闺女中间最小的一个。她从小就 被 娇 生 惯 养。她既任性，又特别的好强和自尊。她没有生怀里这个宝贝孩子那会儿，行动自由，来往方便，跑娘家跑得最勤、最多，起码在一个月之内要走动一两趟；活儿忙，或是有什么事儿脱不开手，宁肯当天去再当天往回返，也要到橡树坡看连心连肝儿的娘家妈一眼，看熟悉的靠山小村一眼，看那留下了亲切的、美好的记忆的小院子一眼。那时候，她每一次走娘家都是丈夫骑着那辆加重的永久自行车送她、接她，便当得很，神气得很！

以后呢，慢慢地改变了这种惯例。首先因为自行车老化了，不能再担负它的重任。那辆自行车，还是丈夫上中学的时代，为了来回跑校吃宿方便，家里人攒钱买下的。他们结婚那会儿，车子还有几成新，用心擦擦油泥，换上新座子套和新把手套，满漂亮、满威风哩！三年以来，它载着夫妻俩，无数次地往返于平原小镇和靠山小村。别的差事更没少干：春耕和秋收的大忙季节，它甚至要被拆下轱辘，给装在木架子上，当作独轮小推车，送粪和收庄稼。久而久之，车子的外胎磨光、裂

口，里胎常放炮，骑一回得补一回，好几回坏在半中途，只好扛回家——“人骑车”变成“车骑人”！加上孩子三口人，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怎么能载得动呢？这是她不肯让丈夫相送的一个原因。

自行车不能骑，让丈夫步行送送，两个人是伴儿，倒换着抱孩子走，也能省力气，走得快些。孩子过“满月”以后，有一回，她就跟丈夫一块儿从双桥镇步行到橡树坡去了一趟。而且是欢天喜地去的。恰巧，跟三姐和三姐夫、四姐和四姐夫不约而会，在老妈妈的古老石头屋子里碰到一块儿。亲姐妹久别相逢，也是让人高兴的事儿嘛！谁能料到给她添了一顿恶心？她返回双桥镇以后，足有半个月，多会儿想起来心里都特别别扭。

当时，姐儿仨说说笑笑地把菜炒好，把饭做熟，把桌子放在炕中央。喜欢得合不拢嘴的老妈妈往炕上让了女儿让女婿，大伙儿都客气地推让，谁也不肯先上炕坐到正座上。

三姐夫抖落开尼龙网兜，掏出两筒麦乳精、两瓶炼乳和两袋夹心巧克力糖，一件一件地放到炕桌的左边；而后恭恭敬敬地对老丈母娘说：“我们没啥孝敬您老人家的，这点东西，留下保养身子用吧。”

老妈妈说：“都是至亲至近的，破费钱干啥呀！”

三女儿给丈夫帮腔说：“妈，给您买，您就吃；他跑买卖挣了钱，不孝敬您，算哪一号的晚辈人！”

四姐夫拉开人造革手提包的拉锁，拿出一个很美观的长方形纸盒，解开塑料绳，揭开盖儿，露出一台新式、高级的半导体收音机，轻轻地放在炕桌的右边；随即诚心诚意地对丈母娘表白：“您一个人过日子，没个伴儿，接您搬到我们那儿享享